

李大钊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之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引导青少年准确理解作品中的道理，把握国学的精髓。

李大钊 / 著

品
读
名
家
精
萃



点
亮
智
慧
人
生

近代名人文库精萃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之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引导青少年准确理解作品中的道理，把握国学的精髓。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之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引导青少年准确理解作品中的道理，把握国学的精髓。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121
02
V15

014039987

李大钊



李大钊 / 著



北航 C1727369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1
02
V15

近代名人文库精萃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璀璨夺目，博大精深。它浓缩着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本书在名家文字原著中有意识地选录了名家入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经过精心编选，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是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本书旨在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把握其精神实质，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的精华，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的精华。本书旨在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把握其精神实质，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的精华，是中华名家文化精萃的精华。

7802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名人文库精萃.李大钊/刘东主编;李大钊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13-0267-8

I.①近… II.①刘…②李… III.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①I21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4912号

近代名人文库精萃

李大钊

主 编 刘 东
著 者 李大钊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梁 宇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s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五星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0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15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267-8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国家新华书店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李 大 钊

杂 文

庶民的胜利	3
Bolshevism 的胜利	5
再论问题与主义	9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3
关于出版蔡和森《俄国社会革命史》的两封信	17
挽孙中山联	18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19
列宁不死	21
祝黎明会	22
新纪元	23
劳动教育问题	25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7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29
过激派的引线	31
阶级竞争与互助	32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35
什么是新文学?	37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38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49
北京的“华严”	54
新自杀季节	55
面包问题	56



政客	57
过激乎？过情乎？	57
乡愿与大盗	58
放弃特殊地位	58
秘密外交	59
死动	59
普通选举	60
光明与黑暗	60
强国主义	61
混充牌号	61
统一癖	62
白人阁	62
解放后的人人	63
宰猪场式的政治	63
太上政府	64
第五师军人	64
黑暗的东方	65
牢狱的生活	65
不要再说吉祥话	66
新华门前的血泪	66
改造	67
哭的笑的	67
威先生感慨如何？	68
赤色的世界	68
最危险的东西	69
光明权	69
我与世界	70
忠告黎明会	70
真正的解放	71
战栗	71
灰色的中国	72
万恶之原	72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73
日本人听者	73
赤色青色	74



难兄难弟	74
秘密……杀人	75
大笑话	75
新鲜名词	76
圣人与皇帝	76
黑暗运动	77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77
文治国庆	79
面包运动	79
时代的落伍者	80
应考的遗传性	80
时间浪费者	81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82
人与禽兽	83
参战军呢?	83
谁是“有实力”者?	84
牺牲	84
妨害治安	85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85
掠夺物品的遗迹	86
死	86
寺内死了	87
“鼓吹共产主义”	87
联人社会	88
圣裔的恤金	88
那里还有自由	89
一个自杀的青年	89
被裁的兵士	90
归国的工人	90
“一心一德”	91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91
“用民政治”	92
“中日亲善”	92
主义	93
什么是歪史	93



禁止说话	94
工读（一）	94
工读（二）	95
互助	95
大联合	96
生活神圣	96
物质和精神	97
又是一年	97
忏悔的人	98
哭冯国璋	99
低级劳动者	100
整顿学风	100
真是梦话	101
“特别体恤”	102
知识阶级的胜利	103
好一对兄弟国家	103
山穷水尽的青年	104
精神解放	104
红萝卜党	105
乱七八糟	105
变革的原动力	105
人治与自治	106
民众的新年	106
近来的倒戈运动	107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107
黄昏时候的哭声	108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108

诗 歌

登楼杂感（二首） 戊申	109
哭蒋卫平（二首） 辛亥	110
题蒋卫平遗像	111
岁晚寄友（二首）	112
吊圆明园故址（二首）	113
咏玉泉	114



有感	114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115
太平洋舟中咏感	116
神州风雨楼	117
送别相无	117
答霍侣白	118
彼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	118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119
复辟变后寄友人	119
山中即景（三首）	120

余簡查料

李大釗



作者简介

李大钊（1889—1927）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6年春发表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1918年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同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随后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致胡适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在北京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三·一八”运动。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



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极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Bolshevism 的胜利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嘴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作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 Hohenzollern 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兹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国 Bolsheviki〔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 Bolshevika 的话，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 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 Czar 的战争，是 Kaiser 的战争，是 Kings 的战争，是 Emperors 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



李大钊

Li Da Zhao

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 (Harold Williams) 的通讯，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 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 Bolshevism 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 (Frederic Harrison) 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烈，不可能，反社会的，象 Bolshevism 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



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相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再论问题与主义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 31 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踪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欧文〕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傅立叶〕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欧文〕派与 Fourier〔傅立叶〕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yes〔诺伊斯〕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欧文〕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傅立叶〕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